

中国哲学范畴史

葛荣晋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范畴史

葛荣晋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周学俭
封面设计：徐晓丽

中国哲学范畴史

Zhongguo Zhexue Fanchuoshi

葛荣晋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4/16 字数 290,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31

统一书号：2093·66

定价：3.05 元

序

哲学的理论体系是由命题组成的，而命题是藉名词概念来表达的。基本的名词概念，称为范畴。范畴是一个翻译名词，借用《尚书·洪范》的“洪范九畴”的“范”、“畴”二字，确实比较恰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向来称之为“名”。《墨经》有“名，达、类、私”之说。“达名”即是今所谓范畴。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近代有康德、黑格尔关于范畴的学说。今日所谓范畴基本上是采用黑格尔氏所谓范畴的意义。

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哲学，各有一套独特的范畴。中国、印度、西方，都是如此。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范畴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过程，然后才能了解各家哲学思想的真实内容。

回忆三十年代中期，我撰写《中国哲学大纲》，对于中国哲学的固有范畴曾作过一些初步的探索，但那是与问题结合起来讲述的。到现在，又过了四五十年，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大大前进了。近几年来，许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都注意对于范畴的研究；近年有关的期刊杂志也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文章；有些同志更提出范畴体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这表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葛荣晋同志多年以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近来依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撰成《中国哲学范畴史》一书。选出二十对主要范畴^①，作了较详的论述。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有很多思想资料是近年以来多数同志所公认的；有些资料尚有待于进

一步的发掘。葛荣晋同志对于人所熟知的资料，能够提要钩玄、作出简明的诠释，同时又提出了一些前人未及注意的资料，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称赞的。可以肯定，这本书对于有志学习哲学史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向导。葛荣晋同志以书稿征求我的意见。我粗览之余，略赘数语，谨供读者参考。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十日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张岱年	1
一	引言	1
二	元气	7
三	精气	32
四	太极	39
五	道	53
六	理和气	83
七	有和无	99
八	动和静	130
九	一和两	139
十	渐和骤	152
十一	天和人	163
十二	力和命	184
十三	形和神	202
十四	格物和致知	216
十五	知和行	239
十六	参验和是非	266
十七	性和情	279
十八	义和利	309
十九	古和今	330
二十	理和势	343
二十一	经和权	356

二十二 结论.....	368
附录 中国主要哲学家生卒年表.....	374
后记	385

一 引 言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①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列传式”的研究，要求从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入手，去揭示和把握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把哲学史研究与认识论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加速中国哲学史的进一步科学化，这不但是时代的呼声，也是当前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开展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发展历史，是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简单地陈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哲学家及其哲学观点，而是通过它们去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以及由它们形成的命题和推理所构成。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容来看，哲学史就是哲学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就是哲学概念、范畴的提出，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历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史。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概念、范畴是如何提出的，它们的内涵又是如何由贫乏到丰富、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的深入发展过程。只有通过这样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揭示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有助于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所谓“以往的哲学”，就是以往出现的哲学体系及其范畴逻辑结构。而以往任何哲学体系及其范畴结构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人类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一个正确的哲学认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一是人们在反映客观世界时，在哪些情况下容易失足，而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真理和错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等等。要总结这些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离开对哲学概念和范畴史的研究和分析，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对以往的哲学体系及其概念、范畴的内涵、诸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前后发展的逻辑联系等，进行深入的解剖，才能从中吸取宝贵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从而锻炼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三）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是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的重要方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到黑格尔的《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学》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体系。印度哲学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哲学范畴体系。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中的中国哲学，也有独特的一套哲学概念和范畴体系。中国哲学概念和范畴，有些是西方和印度哲学所没有的，如“气”、“道”、“太极”等；有些虽表面相似而含义却大不相同，如“神”这一概念，西方是指人格的上帝，而中国哲学中所谓神则主要是指自然界微妙的变化，即“阴阳不测之谓神。”即使同一哲学概念和范畴，也有不同的理解，如“佛性”这一概念，印度佛学理解为“本净”，而我国佛学则理解为“本觉”。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和范畴，除了少量吸收和改造了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概念外，基本上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外国哲学概念、范畴去套，更不能随意地加以主观类比。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深入地分析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解剖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把握它们的历史发展线索，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特点，正确地评价中国哲学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四）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哲学领域来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问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如能把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如知行、一两等，经过批判改造，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不但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道路，而且也必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这是区别于一切旧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根本分水岭。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韩非的《解老》篇，实际上是对《老子》一书哲学概念的解释；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是班固对两汉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范畴体系的说明；南宋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和陈淳的《北溪字义》等是阐述程朱理学范畴体系的重要著作；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一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划时代的作品。他们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虽然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但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过程。只有在中国哲学范畴史的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论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方法，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思潮和范畴相结合的方法、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的方法等等，才能把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真正引向科学化。其中，坚持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尤为重要。这是由于中国哲学范畴史的研究既属史学又属哲学的这种特殊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列宁说：“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①又说：“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身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②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虽然是由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改造，使之成为指导中国哲学范畴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一方面要求必须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经济的、阶级的、科学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发展的出发点、根据和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必须善于从历史上具体的哲学矛盾运动中，抛弃外在的偶然的因素，去发现哲学概念、范畴演化的逻辑进程及其前后的必然联系，寻找出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哲学发展的历史，大体上是与哲学概念、范畴的发展历史是一致的、吻合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史，首先要依据客观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去揭示哲学范畴发展的动因，同时又要注意揭示中国哲学范畴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对中国哲学范畴史的研究，达到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目的。

中国哲学在其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固有的范畴体系，这已无人怀疑。但是，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到底是什么，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哲人构造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轴心。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大体上也是围绕这个轴心而展开的。中国哲学范畴有单个的，多数是成对的，根据我的研究和构想，现将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列表如下：

中国哲学范畴体系	（一）关于天（道）的哲学范畴（即标志世界物质统一体及其存在形式的范畴）	①标志世界物质统一体及其无限过程的范畴 ②标志物质世界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的范畴	元气 精气 太极 道 理和气 有和无 动和静 一和两 渐和骤
	（二）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范畴	天和人力和命	
	（三）关于人（道）的哲学范畴（即标志人的构成、本质、认识及其人类社会发展的范畴）	①标志人的生命构成的范畴 ②标志人的认识的范畴 ③标志人的本质及其伦理道德的范畴 ④标志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范畴	形和神 格物和致知 知和行 参验和是非 性和情 义和利 古和今 理和势 经和权

上述二十对（个）中国哲学范畴，并不是全部的中国哲学范畴，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哲学范畴。这二十对（个）中国哲学范畴，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哲人对“世界”和“人”的本质及其存在形式的认识过程。只要把这二十对（个）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过程解剖清楚了，大体上就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和“人”的艰难、曲折的认识历程再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吸取宝贵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二 元 气

这是标志宇宙本原（或本体）的基本哲学范畴之一。

从现存文献看，从先秦到汉初，已经出现了“气”的范畴和“元”的范畴。这是元气论的酝酿阶段。

据考证，在殷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虽有“气”字，但并不含有哲学意义。在《尚书》、《诗经》等古文献中，也未查到有关“气”的资料。

西周末年，随着奴隶制的衰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在农业生产和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宗天神学产生了危机，天或帝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开始动摇，出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人们开始用“气”的观点来说明某些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伯阳父论地震的一段话。他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逮至春秋，以气的观点来说明星陨、疾病、水旱灾、五味、五色、五声和礼、情等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例如：

《左传》僖公十六年（前644年）载：是年春天，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周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里，是以阴阳之气来说明星陨的起因。

《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载：晋侯求医于秦，秦遣医和视之。他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辛、酸、咸、苦、甘），

发为五色(白、青、黑、赤、黄),徵为五声(宫、商、角、徵、羽),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这里,不仅以“六气”的观点说明疾病的成因,而且以“天有六气”的观点解释“四时”、“五节”、“五味”、“五声”等多种自然现象的原因。同一年,郑国子产也如晋侯问疾。子产说:“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天乃壹之,则生疾矣。”也是用“气”的观点来说明疾病成因的。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载:“夏五月,乙未,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春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漠),将积聚也’。”这里,是以阴阳二气相克的观点解释水灾、旱灾的原因。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载:赵简子问礼,子大叔答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礼,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牲,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声、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这里,开始以“六气”的观点说明“礼”和“情”的产生。

总之,春秋时期,人们虽已开始以“气”的观点来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在“天命”主宰一切的神学时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应该指出:第一,这时人们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天地之气”(或“阴阳之气”)和“天有六气”的高度,并没有进一步升华出“气”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具有朴素的直观的

性质；第二，人们只是以“天地之气”或“天有六气”来说明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天地万物本原的高度，即上升到世界统一性的高度。在这里，主宰之“天”仍拥有最高的裁决权。在神学母体中，虽已包含有“气”的思想，但是终究未能摆脱局部的、狭隘的直观性，未能最后形成气一元论的宇宙观。

真正否定“天”的最高权威，促使气一元论的产生，《老子》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论语》虽然讲“血气”（《季氏》），《墨子》讲“充虚继气”（《节用》中），但它们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老子》一书中，“道”虽是“万物之宗”（四章），但在“道”的框架内，既讲“气”，也讲“精”。（详见下面《精气》章）使人们开始摆脱局部的、狭隘的直观性，而从世界统一性的高度去探索宇宙的本原，同时也为气一元论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料。正是在《老子》的启迪下，精气一元论的宇宙观便应运而产生了。可以说，《老子》哲学是气一元论思想产生的酵母。

在《老子》一书中，虽然讲“气”也讲“精”，但并未把二者联系起来，概括出“精气”这一范畴，也未指明“精”到底是什么。编著《管子》的稷下学者，从左面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老子》的思想，特别是“道中有精”的观点，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精气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内业》），明确地以“气”解“精”，把“精”与“气”联系起来，并且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详见下面《精气》章）把精气视作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最高物质实体，这是《管子》精气说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它是从《老子》脱胎出来的，所以有时也把“道”与“气”等同起来，如它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

如果说《管子》稷下先生主要是从《老子》的“道中有精”思想脱胎而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絜美者为神奇，其所患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这里，《庄子》虽然提出“通天下一气”的命题，但是《庄子》并不把“气”视作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源，因为在“气”之上还有一个具有最后裁决权的非物质的绝对——“道”。《庄子·至乐》篇在谈到人的生死时说：

“察其始而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这是说，“道”在恍惚之间生出“气”，气聚而成人体，而有生命。这里，“道”是“气”的根源。再如：“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庄子·田子方》）这里虽然承认宇宙万物产生于天地或阴阳二气的“交通成和”，但“道”是决定天地、支配阴阳二气的“纲纪”。“气”只是从“道”到“物”的中间环节。这和《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完全是一致的。

不管是《管子》还是《庄子》，由于它们脱胎于《老子》，所以，或是坚持唯心主义的道一元论，或是残留有唯心主义道论的痕迹。只有到了战国末期，荀子才把“道”这一精神实体从“先天地生”拉回到万物之中，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总体①及其规律。打倒“道”而走向唯物论，这是荀子气一元论的必由之

① 《荀子·天论》云：“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之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